《廣譯：語言、文學、與文化翻譯》第 16 期
2021 年 2 月 7-44 頁
DOI:10.30408/LLCT.202102_(16).0002

編譯臺灣：翻譯文選集建構的臺灣文學

徐菊清 *

摘要 **

一個國家的文學與其歷史發展、地理位置及世居於斯土之族群所使用的語言與國民精神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當這些文學作品欲以另一語文呈現時，編輯（群）是否能藉由選材與編輯，建構成單一選集或系列叢書，進而譯述出一個國家的特有地理、歷史、政治、語言、文化與風情；再者，藉由一系列的選材翻譯，以不同的故事、文類或主題，逐步地建構出一個國家的文學樣貌，更經由選材編譯，建構出編輯所認知的國族意識、歷史歷程、或是其認同的國家文學類型與發展。為此，本研究以臺灣文學「英譯選集」為例，以伊文—佐哈爾（Even-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和勒菲弗爾（Lefevere）之翻譯如同改寫為理論架構，特別針對臺灣文學外譯文選中，先有英譯文選集的發行，繼之，再依英譯選集編排內容，進行中文原語本文編輯所出版「文選集」或「精選集」為主要研究文本，探討編譯文選集對目的語社會及原語社會的影響，以及原文與譯語文學系統的功能，而這些文選集在譯語及原語社會建構了何種樣態的翻譯詩學系統及臺灣文學樣貌。

關鍵詞：臺灣文學、翻譯詩學、選材翻譯、文選集

收件：2020 年 10 月 21 日
修改：2020 年 12 月 25 日
接受：2021 年 01 月 12 日

* 健行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聯絡方式：sunsterhsu@gmail.com。

** 本論文為 108 年度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編譯臺灣：翻譯文選集建構的臺灣文學」（計畫編號 MOST 108-2410-H-231-001）的部分成果。本文初稿宣讀於 2019 年 11 月 15-16 日由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承辦之「2019 年第三屆臺灣文學外譯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臺灣文學譯者論壇」，感謝論文評論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賴慈芸教授之寶貴意見及與會學者專家的提問。此外，非常感謝多位匿名審查委員對本篇所提供的斧正意見和珍貴建議，在此敬表謝忱。

Anthologizing Taiwan: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via Translation Anthologies

Chu-Ching Hsu*

Abstract

Various factors and elements such as the uses of languages,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political change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all significantly and enormously imp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s literature. Also, different writers and literary works hav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features, metaphors, and connotation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probe how the literary writings created by different authors in different eras are selected, translated, and compiled into a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and how they depict the specific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at nation in another language. Furthermore, the manner in which an anthology's collection is built up by different themes and diverse genres is used to feature that nation's ideology or to configure a country's region as presented by the editor, who also reveals or presents his or her cultural ideology or historical identity in the anthology. More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anthologies of translated works influence the literary poetics in both the target and the original societies and the literary systems, especially when a source-language anthology is edited based on an English rendition. Based on Even-Zohar's Poly-system and established on the framework of Lefevere's theoretical concept of "translation as rewriting," this study examines translation anthologies as examples to illustrate how Taiwanese ideology is revealed in edited anthologies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e of the influence of an antholog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advance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version, a compilation of the same materials of translation anthology selected by the editor, Lefevere's so-called "professional." Moreover, the study also explores translation poetics in the target literary system and the poetics of reconstructed anthology in the original literary system.

Keywords: Taiw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poetics, selected translation materials, antholog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Chien 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sunsterhsu@gmail.com.

Received: 21 October 2020
Revised: 25 December 2020
Accepted: 12 January 2021

1. 前言

一個國家的文學與其地理歷史發展、族群使用語言、社會政治意識及國民精神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當文學作品經由翻譯，能否藉由選材編選成的單一選集或系列叢書，譯述出一個國家的特有地理、歷史、政治、語言、文化與風情。再者，經由選材翻譯，以不同的故事、文類或主題，除了建構出一個國家文學樣貌外，是否也能呈現出編輯群所認知的國族意識、歷史歷程或是其認同的國家文學類型與發展，甚至建立文學的主體性或重塑文學史。特別是臺灣歷經不同國族統治，且身處不同國度的編輯，有著不同的國族意識，臺灣文學也經由他們的構思及選材外譯，用不同語文為作品進行翻譯，譯介臺灣，傳播臺灣現代新文學。

然而，經由翻譯活動，一個有趣的現象發生，就是那些經由原文外譯的書冊，竟在原語文學系統中產生了變化，建構一些文學類型的經典書目。一般而言，翻譯文本是依原文所成，所以眾人的認知都是翻譯書冊的出版一定是在原著出版之後，此為出版界的常態，也視為常規。然而，是否有可能先有翻譯書籍的出版發行，之後再依譯文選集所對應的原文編輯發行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此情形確實存在，尤其是在臺灣文學出版刊物中，已有多起實例。特別是在英譯臺灣文學叢書中，經由國內外多位學者專家進行英譯選材的抉擇，再以「文學選集」類型方式編輯成書冊，印行出版。在發行時間上，它們都是由英文編譯匯整成特有主題之「文學選集」先在國外出版發行，以外語讀者為依歸。有趣的是，外譯出版之後，臺灣出版社再依英文選材內容與排版方式，編輯對應的中文原作，合輯成專書在原語世界出版，建構或增建臺灣原語文學類型主題與詩學。當然，這些中文「文學選集」絕大多數的書冊，都是以英文編輯或編譯（群）的名字，掛名發行。類似如此「譯書先、原文後」或「英中（幾乎）同時」出版方式的書籍，已有多起實例，存在於臺灣文學英譯之不同文類中，包括散文、小說、新詩等各種文學類型都有選集產生。它們不僅傳播了臺灣疆域的認知，也為臺灣文學增添了多種文學樣貌及帶來深遠的影響。此種特有的文學系統是個很有趣的現象，亦是值得深入研究探討，進而了解個中因由及爬梳相關意義與影響。為此，本文以英／中對應、前後發行的臺灣文學選集為例，探討下列議題：

- 各種文類的英文編譯選集在翻譯文學系統所建構的臺灣文學翻譯詩學為何？英中「編選集」出版目的、因由與代表意義，以及對原語社會文學（觀）的影響？

2. 研究理論與研究問題

2.1 伊文—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

誠由西方翻譯理論學者及評論家 Gentzler（2001）及 Reiss（2000）所闡釋，要釐清翻譯文學在一個文學體系內的功能或位置，殊不容易，主因是一般的研究論述都將翻譯文學視為他國文學或個別的翻譯作品，鮮少會把它當成一個獨立的文學系統。然而，翻譯文學與原文文學是不同的，其背後不僅具有不同文化與語言轉換變因，更會因翻譯作品已不再是原創國的語文或社會環境，而置於另一個截然不同國度的語文或文化環境，故翻譯文學通常沒有所謂的中心位置或邊緣位置的問題（Even-Zohar 1990）。

在翻譯研究中，翻譯學界所稱的詩學（poetics），即是所謂的「文學觀念」，又稱為「文學觀」（查明建，2011：65）。當論及文學翻譯中的翻譯詩學時，伊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所提出的「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對翻譯研究具有深遠的影響。由於文學翻譯並非僅單純地將文字由一個語文轉換成另一語文，它須結合文化、語言、文學、社會、歷史等各種不同領域，形成或組合而成其所稱的「多元系統」（1990：13-14）。但由於各種系統同處於一個社會體系內，各系統地位既不相同也不平等，有些位居中心，有些地處邊緣，故多元系統並非固定不變，有時會因某個單一元素或社會文化因素導致某些系統由邊緣走向中心；反之，也可能由中心走向邊緣。同理，一個國家社會的翻譯詩學也可能受到政治社會意識或其他因由的影響，更有可能會因為翻譯時代不同、譯介目的差異或譯入語文的讀者程度不同，經由選材或翻譯，創造出不盡相同的翻譯文學主題與詩學。

雖然翻譯作品是各別獨立的，但不同作品之間卻有著相互關連性，根據伊文—佐哈爾指出，它們至少有二個共通性：一是原文的選擇原則，在某些程度上原語社會和譯入語國家有著相關的「共同系統」（co-systems）；二是翻譯作品在「文學劇目（Literary repertoire）的應用」（Even-Zohar 1990）。例如原語文學的規範、行為、模式和策略上，可能與譯入語境內的各種系統息息相關，

最重要的是，這些關連性並不僅限於語文層面，也可能和其他層面有關，或以其它不同方式呈現其共通性。

要瞭解翻譯文學在多元系統中占有什麼地位或處於那種情形則須藉由時間、翻譯選材及翻譯當時的意識形態加以分析探討；另外，如同 Toury（1995）所言，翻譯文學可能有其專屬的文學劇目，有些更具有其獨特性；因此翻譯文學不僅可以與多元系統理論以共時性或歷時性的研究探討翻譯行為模式，也可以應用於探討原文與譯入語之間的「共同系統」，以翻譯文學塑造多元系統的中心部分，進而影響其他相關系統。因此，若要了解翻譯詩學，原文詩學、原語社會選材翻譯皆是造成書寫翻譯詩學的因由，故須納入考量，也是此研究的重點。

2.2 勒菲弗爾的「（翻譯）詩學」與「選材編譯」

針對文學中的詩學定義，勒菲弗爾（Lefevere 1992：26-40）將其劃分為二大部份：其一即是文學構思、文類、主題意念、原型角色、所處境遇與代表象徵等影響文學形成的細項；另一部份，即是文學角色所賦予的觀念與想法，或是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所有或應具有的思維。而後者的概念思維對主題的選擇有其重大影響力；而且，一個文學作品會受到注意，一定與社會系統有關聯。對於詩學的組成也反映出文案構思策略和文學作品的「功能觀」，那是因為詩學在整個文學系統具有掌控文學的地位，特別是當此文學詩學漸漸成為經典時。詩學一旦成為經典，即會漸漸地發展並產生深遠的影響力，不僅使其符合當時文學觀，更會促使此文學觀念能延續地發展出其特有文學系統。

此外，當文學系統的屬性已生成，或當評論觀點不僅成為評論基準或已在某個文學系統中穩定繁榮、形成規模或特有的文類時，詩學系統會融入文化內。而且，對某些文類中的主要的評論觀念也漸趨一致性，進而成為特有的評論系統。值得一提的是，詩學的組成與意識相依存著，也會對詩學外部系統產生影響。此外，慣性也可能造成或影響論述，特別是當文學系統的文學觀漸漸成為經典。經典編纂的形成在某特定時間，這也意味著某類的流潮慣性正當其道，也可能會對其它文學觀有排擠的現象。此文學詩學經典的形成是由文學界中的專業人士的作品所造就，雖然它可能非當時或某個時期特有的文學觀，但多多少少會有無意識地與此相關的文學觀有所關連或產生共鳴。

2.3 研究問題

在論述翻譯活動影響翻譯詩的議題中，不僅皮姆（Pym 1998）特別強調「譯者」是翻譯活動的行為者，勒菲弗爾（1992）也指出在翻譯成品完成前，干預或操縱過程中相關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也應受到關注，因此，也引起眾多學者（例如 Erisson 2006；Jaaskelainen 2000；Siren and Hakkaraine 2002）針對專業角色發表專題探討。但是，就文學翻譯中的專業人士而言，除了譯者之外，尚包括評論者、觀察者、教師及譯者等，其他在整個文學界中學有專精且扮演重要且關鍵性的角色，而且，專業人士可能會受到當地的「詩學」或社會文化體系中的「意識形態」的影響（Lefevere 1992：114-115）；另外，專業人士也可以包括位處文學界外的人士，即是勒菲弗爾所稱的「贊助者」。這些專業人士都可能干預或影響翻譯最後成果產出——譯書，他們在文學系統內的進行操控，特別是針對文學翻譯最後成果產出過程中的制約；以目的語（the target of rewriting）文學系統的「重寫者」身份，以「專業人士」的角色，習慣從系統內採不同方式、以抑制（repress）或改寫的方式，促使譯文既可符合出資贊助者的意識，也能遵循出版當時社會與文化的常規，促使文學作品能順利出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勒菲弗爾僅以「專業人士」一詞，涵括編輯、評論者、學者及譯者等「專業人員」。雖其以不同主題章篇，論釋不同的專業者如何針對贊助、詩學、意識形態、語言、社會、歷史、政治等各種因由，一一利用翻譯重寫文學的實例。有趣的是，勒菲弗爾卻沒有以任何專文或章篇，加以深入探討「專業人士」角色，或是其他具有不同身份及職權的「專業人士」對翻譯作品所產生的影響。此外，在以往的翻譯研究中，針對「專業人士」議題，無論是理論或文獻研究，探討的方向及重點多是以翻譯活動的主要生產者「譯者」、涉及翻譯最後成果「贊助者」，以及代表讀者的「評論家」的研究為大宗，加以進行分析與探索。相對地，針對出版過程中具有專業的「編輯人士」的研究相當有限，事實上，此類的專業身份對翻譯文學的影響極大，其重要性更是值得深入探究。

眾所皆知，當一本或系列叢刊的英譯出版，參與或決定選材的「編輯」或「編譯」的專業人士，扮演者一個非常重要且關鍵性的角色。除了影響整個書

刊的主題與內容外，特別是涉及二種語言的編輯與翻譯，不同語言間的轉換及理解能力，也是必須考量的。針對文學翻譯中編譯者的角色，著名中英編譯孔慧怡（Hung 2001：184）指出，涉及二種語言的「編輯」或「編譯」身份者，在翻譯出版業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此具有重要身份的專業人士，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也往往被忽略，即使是相關的文獻與理論，也幾乎少有論述。然而，編輯或編譯者在翻譯文學中的角色有多重要？例如，當一本文選集或多本系列叢書的翻譯文學要出版，或是持續長期出版的外譯系列叢刊的發行，它（們）是由一位或多位編輯群，經由選材、匯集及重整多位作家及作品，經由多次協商討論、分析與抉擇，方能有最後成果上市。此外，翻譯編輯（群）也是建構或重塑合輯單書或系列叢刊的主題、文類、詩學等文學系統的主要推手，同時也是具體反映某時、某地或某國特有的文學觀與史學所出版的翻譯「編選集」的中心人物。

針對選集中的編輯角色，雖然勒菲弗爾（Lefevere 1992：124-137）另以專文〈文選集〉（Anthology）詳述編輯如何操控非洲文學文選集的詩學及其影響作品選材因由，但此文論述重點是「編輯者」對「原文」內容所進行的操控與撰改，而非論述翻譯文選中編輯或編譯人士的角色對選材抉擇所造成的影響。除此之外，爬梳勒菲弗爾針對文學系統與文學翻譯的書籍章篇中，可以發現其理論有其矛盾處。勒菲弗爾認為，譯者是專業人士，也有權利操縱「文學作品與文學系統」，但在另一本專書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中，另以書內章篇中的實例與文獻闡釋，譯者的權限是受到制約，不同於原文作者，在文學翻譯過程中，譯者確實受到外在一些因素如意識形態或贊助詩學而左右。那是因為原語書寫者是原作者，其主要的讀者群為原語社會語言與文化的讀者；反之，譯者是原書的重寫者（rewriter），翻譯的目的是為了異語讀者群，他們絕大多數身處另一個與原文社會文化異質的國度或地域；而且，通常目的語讀者只是希望藉由翻譯作品了解原著的異國風情、社會與文化內涵。由此可知，原作者與譯者所處社會不同，各自的社會意識、文化、詩學、文學觀也是二種不同的文學系統，故讀者的期待、觀點、看法、透視及遠景等，與原文讀者有著不盡相同或是背道而行的觀感。而其中，在翻譯書籍準備、修改及出版之前，扮演目的語讀者身份即是翻譯的編輯或編譯者，他們不僅對原語社

會有所了解，也須對譯語世界的文學觀及大眾有相關的清楚，故他們常常是知曉二地文學系統的學者或專家，也是原作者對譯語世界的讀者的傳聲筒。

此外，如白立平（Bai 2016：553-554）所指出，勒菲弗爾對專業人士的定義在其多本書中，並沒有詳細地說明及釋述各類不同專業人士的身分定義，只是藉由「改寫文本」的方式，書寫在不同國度所發生的章篇故事，以各種不同實例描述位居不同職權的專業者，如何利用其專業身分，在文學翻譯過程中，針對「文字」進行不同程度的改寫、重寫與制控。例如，在其〈編輯〉一文中，勒菲弗爾（Lefevere 1992：150-160）即明確地以「選集」編譯為例，比較二位原語編輯之專業人士（Gutzkow 和 Franz），如何對同一部文學作品，進行不同程度的文字「編輯」。由於二位專業人士所持的文學觀點不同，前者（Gutzkow）是以「意識形態」為主要因由，而後者（Franz）則是從編輯當時主控的「詩學」為依源（頁 152），各自在文本執行不同程度的「改寫」。除此之外，勒菲弗爾也另外提供二種不同專業人士「重寫」或「改寫」文學（翻譯）系統的例子，包括荷蘭的「文學史的編纂」（Historiography）（頁 111-123）及非洲文學的「翻譯選集（Anthology）」（ 頁 124-137）。文中勒菲弗爾詳實地討論翻譯文學（史）與編譯者的關係，以及編選者自己的文學觀與意識形態對選材納編與修改，所造成某一時期的文學史書或選集之詩學制控；有時此操控所產生的影響甚大，如同重寫或改寫某一文學（史），而其中最明顯且最直接的影響並非僅限於單一譯著，而是整個文學系統，更有可能制控（翻譯）文學的名聲。

如前所述，文學翻譯涉及多元系統，對編譯及編輯的要求須更多，就編輯專業身份的文獻中，除了早期 Lindley（1961）從出版者的角度論述編輯者的問題與應注意及努力的部份外，蔣湘蓮（2014：87）則明確的指出編輯在翻譯文學出版過程中的重要性，編輯不僅須是翻譯作品的篩選者，更是譯文品質與程度上的把關者。簡言之，針對一部翻譯文學作品的品質好壞與否，編輯的角色非常重要，不僅具有相當程度影響翻譯作品的質量，也須對譯文「能否出版及出版後的社會效應」都應具有非比尋常的決定性。

除了專業人士的議題，針對翻譯影響原文出版或原語詩學的實例及文獻中，在其它國家文學翻譯並不常見，但是此現象卻在臺灣英譯文學已有多起實例。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即是葛浩文及時翻譯早期黃春明在聯合報副刊連載的

短篇故事，葛同時地翻譯黃春明的作品，並及時地建議黃修改正在書寫故事的結果（葛浩文、林麗君，2015）。

除了華文首席翻譯家葛浩文以譯者身份，從西方英文讀者角色，影響原作書寫，以符合譯語世界讀者所期待結局外，其他語言的譯者，藉由翻譯活動對原作者所寫的原著內容進行建議或促使其再版時修改部份內容，也確實可以在法譯英的文學翻譯中找到實例文獻。譯者 Quinney（2004）以憶述方式詳述解釋其在翻譯法國分析家 Jean-Bertrand Pontails 的法文作品 *Fenêtres*（*Windows*），英譯的翻譯過程與經歷。譯者 Quinney 特別著重論述其在翻譯當時所遇到的困難，包括語言轉換及其他問題的解決之道，其指出翻譯如同轉換，是需譯者從心靈分析著手來解決問題（2004：111）。然而，雖然研究文獻主要著重於翻譯當時的心理思考、分析問題和其最終可能或採用方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英文譯著 *Windows* 中，除了掛名譯者 Quinney 外，原作家 Pontails 也參與英譯活動的進行，並在英文翻譯書中改寫部份法文原文。

由上可知，針對編輯及編譯的專業人士的理論、研究與論述，無論是在理論或研究文獻，至今討論的重點，絕大部份的主力著重於編輯及編譯們如何在文本上，對「文字」進行修改及翻譯，或是他們應具備的能力。但是超越文字增減制約，編輯們更可以藉由選材上的取捨或決定因由，編譯或建構其欲帶給目的語讀者的主題、文學樣貌，或更大的國家族群的意識。針對此議題，不同於白立平（2012）以梁實秋英譯中的選材編譯問題論述編譯者如何取捨原本書中的材料章篇，孔慧怡（1999：110-128）以中國文學英譯選集《中國文學集》的編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為例，說明其如何利用選材的決選與編譯，建構其個人心中的中國文學傳統，以單一選集的方式，譯介不同於中國人自己選材及翻譯出的中國文學意識，建構出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英譯中國文學。若將上述「編輯」與「編譯」的身份、權力及能力，套入伊文—佐哈爾為翻譯文學所稱的多元系統中，再結合勒菲弗爾的「專業人士」對譯語文學的操縱所產生的「翻譯詩學」，我們可以這麼說，原作者以其在單一語系中的原文「文學系統」為元素，而譯者是以譯文的目的語「文學系統」為主要依歸，那了解雙語——原文與譯文，以及身處二地，了解二種不同的異質語言、文化、歷史、詩學、意識形態等不同社會元素的專業人士，即是——編譯者，在整個翻譯活動中扮演者極為重要、不容忽略的角色。

因此，本研究針對英譯文學作品中的編譯及編輯群，以臺灣文學作品外譯的「編選集」為研究文本，針對數本先有英譯「編選集」出版，再依譯書編輯原作品，另行發行中文書目，以及那些英中編譯分為二書，在國內外同時或先後出版的文學選集為研究對象。如此的英／中雙書各自在不同國度出版，不僅讓西方英文讀者，藉由臺灣文學「編選集」的翻譯了解臺灣；更值得探討的是，那些以譯介臺灣為目的，且而依英文編譯選材所呈現的翻譯詩學的文學作品，當他們以中文原文「編選集」或「精選集」的方式再一次出版時，由於選集的主題及文類獨特，它們可能建立某一文類的經典作品地位，進而增構、重寫或改寫了原語社會的文學觀，影響原文的文學系統。這些「編選集」所產生的影響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值得分析及探討的議題，也是此論文研究重點。

3. 研究文本

由上述文獻評述中，我們可以發現翻譯的「重寫者」，不該單指譯者進行類似操縱於單書或故事中的小部份文本內容，進行改寫，更應含括另一專業身份——編輯或編譯者；他們除了可以對翻譯文學系統進行內部操縱外，更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對原文或譯文進行修改，或藉由選材翻譯重構出不同的文學樣貌。更有可能藉由編譯文選集，另建不同的翻譯文學系統或再出版原文選集；反之，進而對原文文學系統產生影響或增建新的詩學於原語文學社會系統。

由於臺灣文學英譯書籍眾多，故針對此研究主題及文本決選對象，本文僅針對先有英譯「文選集」出版後，英文編輯（群）再依英譯選集的文本內容，完整地匯整中文原文，以中文「選集」或「精選集」方式，再出版發行於臺灣及其他中文市場的「文選集」書冊為主要研究主體。此外，受限於研究主題及文章篇幅字數的制約，此研究的文本並不包括中英雙語文對應並列於同一書的文本書籍，或是英中無法完全對應的簡縮文選集，僅以下列表（一）內的「英譯選集先出版的英中文選集對照表」內的書冊為主要研究範例。文類含括在 20 世紀中後期在國內外相繼出版的多種文類，包括短篇故事、小說、散文及詩集，各種不同文類之英／中雙語對應書籍且前後出版為研究文本（以表一為例），除了探討這些選集發行因由、目標及影響外，更進一步地論述翻譯選集對臺灣文學譯介與原語詩學系統的建構與貢獻。

表一：英譯選集先出版的英中文選集對照表

英譯文選集		編輯者	中文原文選集		文類
出版年	英文書名		出版年	中文書名	
1976	*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	劉紹銘	1984	千金之邦	短篇故事
1983	*The Unbroken China: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	劉紹銘	1984	英武故里	小說
1982	*Winter Plum: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s*	殷張蘭熙	1983	寒梅	散文、小說
2001	*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英文:馬悅然、奚密（中文版多增—向陽）	2001/ 2005/ 2008	二十世紀臺灣詩選	詩歌
2003	*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	齊邦媛、王德威	2004	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	短篇故事

有別於西方其他國家文學外譯，大都是以單一作者之作品為代表譯介，或是依不同作者、族群或區域譯介當地文學與類型，故西方讀者在論及一國文學作品時，通常以作者之名，悉知其作品與其來自的國度。然而，早在 1980 年代前，臺灣文學外譯主要以「推廣」及「譯介」臺灣社會文化為主要目的（王梅香，2014；徐菊清，2018），故在文學翻譯的歷程與發展上，英譯臺灣文學幾乎是以文選集方式譯介；至今，仍會以多位作家之作品為一主體，以特定主題與文類為名，翻譯匯整成冊，譯介現代臺灣文學，宣揚臺灣。

此外，如皮姆（Pym 1998）所言，翻譯研究的議題不該僅著重於文本翻譯、語文脈絡的轉換之相關論述，對於實際干預或處理異語文本的「人」——包括譯者、委託者、贊助者等專業人士，更需深入進行「以人為主」的研究與論述（張汨，2019）；主因之一是因為這些專業士人不僅具有原語與譯語文化的交互性，更能對時代社會、歷史場域、翻譯因由與語文文化等的過程處理，以「人」的獨特視角對深遠國學、歷史價值，從史學的「時間」角度，客觀的態度解析或建構翻譯產生的「因由」，也是下文研究文本分析探討之重點。

4. 英譯選集推廣臺灣（新文學）意涵

文學翻譯是藉由另一種語文譯介另一種族群、文化、社會、歷史、場域及精神的呈現，特別是編譯的文選集，它可以是單一文本或系列選集，編輯（群）針對其所預想的主題意識，藉由多位不同作家之作品組合，以外國語文建構出獨特的翻譯詩學，以單書或系列叢書呈現出特有的文學觀，傳遞其欲呈現的主題意識與文學內涵與思維。

4.1 劉紹銘——《千金之邦》與《英武故里》

以劉紹銘和 Ross 在 1976 年編譯的 *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 一書為例，此書是主要編輯劉紹銘傳遞其「臺灣意識」及引介臺灣新文學於西方學術殿堂的重要代表作品。由於劉任教於美國大學，當其要教授現代中文文學時，已沒有英文教材，故自 1973 年起，著手編譯現代中文文學作品，並以臺灣小說為首要文類及選材。

為何針對小說，除了因臺灣文學的其它文類如散文與詩集已有英譯書刊出版，但臺灣小說的英譯就較為缺乏，這也是劉紹銘日後著重譯介臺灣文學英譯的主要文類。在 10 年之內，專書編譯二本以「臺灣」為題名的文選集；不僅在國外譯介臺灣小說，更將臺灣文學自中國大陸文學區隔出來，多位國內外學者，如王德威（1993）、杜國清（2015：255-259）、陳榮彬（2016）等都明確地指出劉的臺灣意識且讚揚其對臺灣文學英譯的貢獻，他也是將臺灣自中國大陸斷開，表彰臺灣本土作家自成一格的書寫風格的編輯者（Wang 1995）。

但事實上，劉紹銘對臺灣原語社會的文學系統之影響，比其英譯更早，只是少有文獻論述。早在 1970 年代初期，劉即針對文學內涵，將臺灣文學以一個獨特的書寫內容、區域及語言特性，加以分析論述；只不過當時受限於臺灣專權統治，無法用「臺灣」而改以「本土」為臺灣文學立命。在 1972 年初，針對書寫臺灣土地場景和人物對象的故事，劉編輯《台灣本地作家短篇小說選》一書，在香港發行（劉紹銘，1972）。但當時臺灣處於戒嚴時期，審查制度不容許以臺灣為題名，故將「台灣」二字自原版書名除去，改以《本地作家小說選集》為名，直到 1976 年才在臺灣出版；此書已回復原名《台灣本地作家短篇小說選》（2003），並持續出版至今。此編選集可視為劉編譯 *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1960-1970* 一書的基礎選材，因前者書內所編選的七位作家中，除了銀

正雄發表於 1957 年的〈返鄉〉及施叔青於 1969 年出版的〈約伯的末裔〉二篇外，其他五位臺灣本土作家之作品，包括陳若曦的〈最後夜戲〉、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及楊青矗的〈冤家〉皆英譯納編出版，共譯介十一位臺灣作家之作品於美國學術殿堂。

值得注意的是，劉紹銘早在 1970 年代即很明確地詮釋「臺灣本土文學」定義，「所謂『本土』作家，就是定居臺灣，土生土長的作家，只要符合這原則，原籍在那裡就不重要了」（1976：3）；此定義，直到劉（2015）接受筆者專訪時，仍維持不變理念。除了從作者成長或居住來定義「臺灣作家」外，劉更針對其所指的「本土文學」二字提出說明，劉認為「在臺灣土生土長作家對臺灣『現實』的看法和表現方法」的書寫與呈現，可視為臺灣本土作家之作品（2003：4-5）。這些在臺灣土生土長的作家，無論是否使用本土語言為其書寫文字，都是以臺灣地區特有的城鄉或農村場域為故事背景，以中文文字書寫地方方言（如臺語、客語及原住民語）及刻畫島內景物外，更一一述說及道出，成長於此土地之人在生活中的喜怒哀樂。

這些在「地方方言」與「中文」話語的轉換與使用，以及對世代生長於斯土的居民之生活描寫，與那些自大陸移居來臺，即劉所稱的「大陸派」作家所書寫及描繪的臺灣城鄉地區生活，截然不同。而後者（「大陸派」的臺灣作家），他們的作品中所敘述在臺的生活中，或多或少存在著「大陸的記憶」或與中國大陸的原鄉有所關聯、回憶與思維。換言之，對臺灣本土作家來說，他們不曾去過或到過中國大陸，也少有自己或受到父執輩們對大陸所具有之「纏綿」與「負擔」，他們一心一意，以其所生長的土地與斯人，農村社會族群的生活為對象，憑藉其豐富的寫實力、想像力與生命力，娓娓道出臺灣土地特有的地方風土民情及人情世故的種種思索與關懷。

上述因由，不僅是劉的中文選集選材原則，更反映於其編譯的選集 *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 一書，除了收錄前述 5 篇的「臺灣本土」作者之作品外，更選譯另外六位發表於 1960 及 1970 年代之作品，包括王文與的〈欠缺〉及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以及在臺灣成長的大陸派子女的作家，包括於梨華的〈柳家莊上〉、張系國的〈地〉、林懷民的〈蟬〉及白先勇的〈冬夜〉等短篇故事小說。

繼之，針對臺灣作家的特質及臺灣居民生活寫照，劉紹銘在 1983 年再編輯 *The Unbroken China: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 英譯一書，納編早期日據時代作家的書寫，作品中回憶日據中後期，受到殖民統治者的壓榨及身心所受的不平等的對待，在臺居民對現實生活的無奈與困境。藉由作家親身經歷與訴說，寫實地陳述身為被殖民者的苦難與經濟匱乏，更反映不同歷史時期中臺灣居民如何身處多語轉換社會及困境。此部英譯選材不僅是首部以「斷代史」的方式編選文本，更將臺灣文學選材溯源至 1926 年，日據時期以日文書寫臺灣的作家之作品。換言之，此書不僅以「臺灣」代替「本土」，更將臺灣文學發展史溯源更早的日據時期，藉由作家描寫臺灣世代居民的生活情境、宗教風情與語言文化情形外，更以文字刻畫訴說身受異族殖民與統治下，所受到不公平與不合理的對待。這些以血淚聚集，利用文字書寫呈現的文學作品，一再地訴說著，超過半世紀，身為臺灣人在經歷不同族群與政權統治下，為了生存所受的身心煎熬與無助。

值得注意的是，此類編譯選集，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藉由翻譯傳介臺灣文學（史）於異語世界，經由編譯成冊的英譯選集所建構的翻譯詩學，反之影響與增建原語社會文學史與詩學。這也是為何在英譯選集出版之後的隔年，在 1984 年，完全依英譯的編排內容，編輯出版兩本中文對應合輯單書《千金之邦》與《英武故里》於臺灣文壇，增建臺灣新文學觀，更將臺灣文學發展史溯源日據時期作家的書寫作品，並以斷代史方式呈現。

至於為何劉未以英文題目中的「臺灣小說文選集」直接中譯，而是另取書名，其原因可以分別就國內及國外加以論述。在國內部份，如前所述，早期國民黨統治，特別是在戒嚴時期，對傳播出版事業有著嚴格的審查制度，除了言論自由受限外，不能接受有分離中華民國的界域，因此通常以「本土」取代「臺灣」，或以意寓或內涵為題，為書立名。如此的書寫方式或題名，方可通過當時的審查制度，這些書寫方式及以「本土」代替「臺灣」及二者之間的關係與釋述說明，可從多位學者如葉石濤（1977）、游勝冠（2009）之著作文獻中得到論證，直到 1987 年解嚴後，以「臺灣」為題的書籍刊物才開始出版。

然而，不同於國內嚴峻的審查控管制度，在國外英譯出版的臺灣文學作品，始於 20 世紀中期，大都是以「來自臺灣的中（國）文文學」或是以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為題名出版。除了有別於共產政治的「中國」外，主要原因如

劉紹銘所言，「臺灣文學在美國學界是個非常陌生的名字」（1984：2），更遑論介紹或書寫臺灣的文學（齊邦媛（2009：475-534）。其實不只是在美國、加拿大，就算具有悠久人文歷史的歐洲（戎容，2006），也少有譯介臺灣文學的相關書籍，例如法國亦是如此（關首奇，2011）。

此二本作品同時依英譯選材內容，重新編輯中文原創作品，出版於中文世界，不僅將多位臺灣本土文學匯整，以專書主題內容編介外，更溯源更早期日據時期的作家與作品，納編臺灣文學作品出版，在 1980 年代初期、解嚴前，不僅公開地為臺灣文學史溯源既往到 1900 年代初期，更為處身於臺灣本地的作家呈現他們如何受到不同族權的殖民、榨壓與迫害，以及經歷多重語言政治的意識與轉換。換言之，無論他們是以那種語文書寫成文，故事的主角、描述的內容，皆是描繪臺灣土地上的人、事、物、環境與變遷。不同的族群與政黨統治下的居民生活，不同時期生長與移居臺灣的作家們之多樣成長背景及經歷，即使原創文字是不同，卻仍是書寫臺灣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故事與居民思維。如此多元內容的作品，經由中文編輯出版的中文書籍，不僅將臺灣文學史溯源更早日據時代，更為當時的臺灣文學詩學與史觀，以斷代史的編纂方式增建不同支流與文學意識，影響日後臺灣文學（史）的溯源與築建。

4.2 殷張蘭熙——《寒梅》

在論述臺灣文學英譯的傳介者，除了在美國的劉紹銘及榮之穎以臺灣為名，選譯短篇小說及詩集外，在國內部份，早在 1950、60 年代，即為臺灣文學英譯默默努力奉獻的殷張蘭熙早已發覺及意識到「西方世界對臺灣文學界的創作沒有什麼概念」（1983：1）。同時，由於殷的美裔身份且長期與西方世界的學術與社會保持交流，早期由美國新聞處贊助下創辦《新聲》（*New Voice*）雜誌，更協助他人編譯出版多本當代不同文類的文學選集。之後，更在 1972 年秋季創刊的《中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1]擔任英文編輯，一年四季刊，

[1] 此英譯期刊在 1972 創刊時是以大中華民國筆會為主，譯介有關大中華世界的新文學作品及傳遞文藝活動，但 1975 年夏季刊出版發行則多加了「臺北中心」，英文改為 The Taipei Chinese Center, International P. E. N.，即使刊物題目仍維持 *The Chinese PEN*。更在 1994 年冬季刊之第二頁的封面，刊名多加 TAIWAN，成為 *The Chinese PEN (TAIWAN)*。但在 2001 年春季刊起，英文刊名則加上副標題成為 *The Chinese PE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同時也開始新增中文刊名《當代臺灣文學選譯》。六年後，2007 年秋季刊，英文刊物名稱再次變更為

並透過筆會組織，以英文及時譯介在臺灣社會中所發表的文學作品和相關的文藝活動。

由於殷張蘭熙為季刊的主編及譯者，在季刊創辦 10 年時，殷於 1982 年在國內外同時發行出版二本英譯選集；一為英中對照詩選集《夏照》（*Summer Glory: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收錄十七位作家共五十四首現代詩。另一本 *Winter Plum: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則僅出版單冊英文翻譯。隔年，再依英譯編排，編輯原文作品，1983 年由爾雅出版同英文題名《寒梅》之中文「精選集」，此二書為當時的臺灣文學建構了英譯編輯雙語對應選集的系列書冊，以利英文讀者或國人閱讀或比對英譯臺灣文學。這兩本選集，無論中英文皆得到很高的讚許，不僅讓英文讀者了解居住在「自由中國」臺灣的人物及社會環境（Marney 1984：164），更讓臺灣文學受到國外注意，杜邁可（Duke 1984：501-502）更稱讚，「自 1949 年起，最好的現代中文文學在臺灣」。

無論是劉紹銘的小說選集或是殷張蘭熙的精選集，都是藉由選材英譯所建構或呈現臺灣文學特有主題意識，也著實反映出 80 年代前，不同時期作家所書寫的臺灣文學內容、技巧與品質。如同殷張蘭熙所言：

> 臺灣文學作品的質與量，自六十年代開始，有著穩定的成長。……七十年代初期是文學創作特別豐盛的一段時間。國家經濟的穩定成長，激勵了各種文化活動，且迅速推展到其他藝術（1983：1）。

就選材翻譯內容而論，殷希望能全面地介紹「臺灣的文學與社會景觀」且以「均衡的代表作品」為英譯目標，以協助讀者「更深入了解這些背景不同的作家所表達今昔生活之形形色色」（1984：3、5）。故在選材上則含括不同年齡層的作者與不同主題的故事，反映臺灣社會中不同族群及各階層人物的生活情景。以《寒梅》一書為例，共收錄二十三位西方世界讀者較陌生的作家之作品，七位生於 1920 年代、八位 30 年代、五位 40 年代和三位 50 年代；年齡的差

THE TAIPEI CHINESE PEN: 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當代臺灣文學英譯》。十年後，在 2017 年中文刊名又易名為《臺灣文譯》，而其英文題名仍維持不變，並延用至今，持續譯介臺灣文學。

異並不代表年老的作家不寫現代，或年輕作家沒有懷舊之情。此外，略不同於年長作家思維沈穩的寫作風格，年青一代作家除了天賦外，加上戰後臺灣社會較自由且經濟環境較好，也受到東西文化教育的知識與涵養，書寫出的相當值得賞析與推薦作品（Ma 1984：584）。

另外，在故事內容部份，殷張蘭熙將其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以「中日戰爭期間或戰前」之中國大陸為時代背景，包括白先勇的〈玉卿嫂〉、彭歌的〈象牙球〉、張心漪的〈那兒〉及司馬中原的〈癩蛤蟆井〉。第二類是所謂的「鄉土文學」或前述的「本土文學」，以臺灣本地出生的年輕作家所描寫樸實的臺灣居民，說明在臺灣的市井小民，為了生存在現實逆境中奮鬥及成長的故事。多位在日後已自成風格的本土作家的早期作品，都收編於書中，包括黃春明的〈魚〉、王禎和的〈鬼、北風、人〉、王文興的〈欠缺〉、謝霜天的〈男女有別〉、東方白的〈黃金夢〉等。另外，第三類以 1960、70 年代的臺灣為主題，有些是描述來自大陸懷有鄉愁的人在臺灣生活情形，包括王鼎鈞反映臺灣快速發展社會的〈缺失〉、朱西甯的〈將軍與我〉，孟瑤〈細雨中〉敘述受過武術訓練的年輕人，如何在臺灣尋求認同的故事；而子于的〈迷惑〉描述臺灣在當時急速工業化的社會，年輕人在大都市生活的態度。同樣是針對農村青年到大都市發展的故事，林懷民的〈穿紅襯衫的男孩〉和張至璋的〈洞〉則因主角的個性與其所處的環境，除了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外，也呈現出不同的臺灣人格特質與社會變化。而潘壘的〈老薑〉則以幽默詼諧的書寫，呈現出臺灣特有的人情味的表現。候楨的〈清福三代〉描繪了傳統中國文代中，老年人希望「子孫隨侍、頤養天年」的期望；然而，上世紀末的臺灣，已漸漸地由工業取代早期農業社會、三代同堂的社會，可以由「老人之家」的設立取而代之。另外，利用臺灣居民所喜歡的運動——棒球，小野的〈封殺〉以意識流的回溯性寫法，反映出臺灣年青人對家庭及友情處理上，痛苦又不知所措的困頓。張系國以嘲諷的書寫手法，反映出臺灣社會中不同類型的各階層人物及應對謊言與技巧。最後一種是以夢魘或回憶方式，自中國大陸移民者訴說在共產世界的經歷及所受的折磨。

略不同於旨在讓西方英文讀者更了解臺灣文學與社會，殷張蘭熙依英譯選集發行的中文選集，則以傳介西方的臺灣社會文學觀點意圖，反饋增建臺灣多樣風貌的現代文學觀及社會詩學。如葉茂生（Ng 1986：407）所言，此書的出

現，不僅使臺灣新文學選材內容得到讚揚，更向中西讀者傳介多位不同年齡層及多樣創作風格的臺灣作家們在 20 世紀中葉所發表作品。藉由描寫日據後臺灣原居民生活變化及戰後渡海移居臺灣的外省移民，呈現出生活在臺灣不同社會場域的人物與日常寫照，如同萬花筒般呈現出多樣且多色彩的文藝創作。

由於此選集旨在引介新生代及較不廣為人知的作者及作品，除了少數作品取自在國內成名作家所匯整的出版書籍外，大多數新手作家的作品是初發表於報紙副刊或報導文學中，尚未有個人作品集冊出版，故殷張蘭熙依英譯選集之中文原著，依序編輯成中文精選集《寒梅》，並接受書評家 Faurot（1984：172）的建議，增加原著初刊時間及相關資料，以供中英讀者比對閱讀，更可讓中文讀者藉由此精選集，了解 1960 至 1970 年代書寫臺灣故事之新興作者與作品內容，增構了描寫臺灣原語社會的新文學觀。當時許多納編此書的新手作者，日後也漸漸成為名作家，更多作品相繼出版、廣為所知。有趣的是，這些英譯選集，日後再編輯成中文書冊，不僅增建了臺灣文學史觀及社會詩學外，更對臺灣本土意識的傳遞與社會文學溯源、內涵意識與文物風情等寫實書寫與傳承產生重大影響。

4.3 奚密、馬悅然與向陽——《二十世紀臺灣詩選》

《二十世紀臺灣詩選》（*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在 2001 年重磅出版，此選譯合集，共收錄臺灣五十位詩人，包括在日據時期出生且年齡最長的楊華（1906 年出生），到戰後 1966 年在臺灣出生的許悔之等，匯整了臺灣文壇詩人所寫的 429 篇現代詩集選。此詩選編譯始於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系列叢書英譯首批書目，1997 年當年夏天即緊鑼密鼓進行。由英譯系列提議者及主編群之一的馬悅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邀請奚密（Michelle Yeh），參與此英譯臺灣詩選集的編選及譯者的選聘；繼之，另外一位編輯向陽也參與了詩人決選與選材活動。2001 年 4 月，英譯首版發行；四個月後，採用與英譯選集同樣的封面照片、相同的排版編輯，繁體中文在臺灣出版以及簡體中文於北京同時發行。不同於英文書名，中文選集改以《二十世紀臺灣詩選》為名發行。

此書視為現代臺灣詩選集的經典，不僅英文發行始於北美和歐洲，擴及銷售世界各國，中文也以簡繁二種字體，發行於亞洲中文讀者市場。由於中文版

受到歡迎，兩個月之後，2001 年 10 月二刷；之後，更在 2005 年及 2008 年在臺灣、香港、新馬各地持續印行再版。經由比對，至今已發行的三個中文版本，無論在在選材上與排版上，皆與英文譯書完全相同，只是封面照片有所替換，各版不同。但不同於英譯選集僅將奚密和馬悅然列名編輯，中文選集的編輯群則增加向陽，三位並列編輯群，三位編輯各自寫序；馬悅然及奚密的編譯序，是以英文成文，中譯後置入於中文版編輯序文中。但向陽的序言僅以中文書寫，列放於中文詩選集前。編輯序中詳細說明此書創構因由、選材方式與過程，一一論述。

在選材方面，根據馬悅然（2001：2）的前言說明，三位編輯先各自負責詩人的選擇；詩選作品是由編委選定的詩人自行選擇，以提供他們自己希望讓外界看到的作品。此外，參與的譯者也可提出選材翻譯之建議。如此多方面地由作者、譯者及編輯群一起在選材上提出討論，但決定詩人及其作品是否納編此英譯詩選集，仍由三位主要編委作最終決擇與取捨。繼之，再由譯者進行詩選翻譯，最後再由馬悅然及奚密二位進行譯文編輯。關於每位詩人的英文生平介紹及英文導論則由奚密獨立進行與完成，並經由多位學者與譯者詳閱並給予意見，修改成文後，繼之中譯，列置中文導論篇。如同本研究主題所強調的，中文版《二十世紀臺灣詩選》的形成，不同於傳統先有原著出書，才有翻譯出版方式；它始於以英文編譯文學觀建構「臺灣新詩」成冊的翻譯詩學；因此，即使原作者推薦某些其所喜好或期望翻譯的作品，但受限於此選集詩學意識，仍未英譯出版（陳黎，2020）。

在詩人的選擇上，選集以出生於上世紀 1900 年代的臺灣詩人為主要對象，依詩人出生年份先後順序排列五十位臺灣詩人的詩篇，選編英譯個別作家的詩作二首至二十八首之間納構此書。為何選材中，作者的出生年代僅僅限制於 1966 年前出生的詩人，主因如馬悅然（2001：2）所述，「在編輯這本詩選時，詩人和詩作的決擇是最大挑戰。編者深感遺憾的是，篇幅的限制使我們必須將人數限定為五十位」。因此，多位優秀的詩人及詩作不得不割捨，而其中含括 1966 年以後出生的當代青年作家的詩篇，以及其他獨具個人風格特質的詩人的作品；此外，所有的詩作皆在 20 世紀發表。

如同每部編選集都有其編輯的主旨或目的，那也是編輯群欲藉由選材翻譯建構臺灣 20 世紀的當代新詩的意圖。首先，就詩體論，由於此選集設限的時間

點為 20 世紀，並且是以現代新詩為主要作品，故在發表的時間上，以 1919 年之後、以白話文書寫的詩篇為主要文體，著重描述身處臺灣不同時期的居民對當地自然環境、地理、歷史、政治、經濟等，各種多元題材的抒發與描摹。針對此書中所謂的現代詩，依奚密（2001：26-27）所給予的定義為「泛指與古典詩相對的，用現代白話和現代詩體所寫的作品；它含括『白話詩』、『新詩』、『現當代詩歌』等範疇」。此外，針對臺灣的現代詩與中國大陸的現代詩的形成與區別，奚密更進一步且明確地指出，不同於中國大陸，政治對文學有著相當大的影響性及少有自由空間與想像力，臺灣居民書寫的詩篇，除了在日據時期和國民黨統治初期的白色恐怖時期，以審查制度箝制及壓迫了文學自由外，自 1980 年代起，臺灣民權及社會自由化漸行，往後臺灣現代詩的書寫內容則漸入佳境，更有所謂「批判政局或鼓吹政治理想」的政治詩作陸續發表於中文世界（2001：31）。

奚密更深入地說明，臺灣文學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文學，除了政治對文學的制約，臺灣因地域政經因素、長期且多重歷史變遷，導致多語使用的影響，亦反映出與眾不同的文化特質。除了源生斯土的原住民文化對一些臺灣詩人（包括楊熾昌、鄭愁予、楊牧、陳黎）提供了詩作內容與創作外（2001：32），臺灣受到日本殖民時期，強迫學習當時的國語——日語，以及受到日本統治者欲強制進行的歸化政策。更在戰後，受到由美國的影響及引入的西方語言與文化，臺灣多數詩人幾乎至少都能知曉二種不同語言，進也促成了臺灣現代詩，不僅與外來文化產生互動與雜揉的西化風格外，更有多篇詩作跨越語言獨一、國家藩籬、宗教藝術或哲學思維的書寫技巧與創作，更有外來語或多語混合使用於一首詩作的情況。

然而，對西方英文讀者而言，此詩選集具有怎樣的文學觀，是否與中文世界原語讀者有著相同或類似的翻譯詩學？首先，英文書名與中文書名就具明顯差異。英文主要題名 *Frontier Taiwan*（臺灣新疆域） 與次書名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現代中文詩選集）也明白呈現出英文編選集主要建構意涵；前者才是編輯群所欲借用出生於 20 世紀 1970 年前的臺灣詩人所創作的現代詩，以詩篇方式築構出一個特有的「場域」，呈現在臺灣本土居民所具有的獨特書寫內容、風格、語文、歷史、地理等等，那是截然不同於在 20 世紀在中國大陸詩人所創作的詩篇內容與詩體。編輯更是藉由選材，利用詩中的文字敘

事，漸進地爬梳、娓娓道來二地間不同的文化特質，包括宗教與生活方式、族群多樣、多元且多語的教育環境與生活歷程、傳統與東西方之交流、影響與融合，更多是描述身為被殖民者悲哀、痛苦與無奈。這些種種的不同，藉由不同作者的詩作，一一呈現給英文讀者，不僅建構出以詩選爬梳臺灣地理政治發展史詩，更突顯臺灣這個新疆域在 20 世紀期間，生斯於此土地的詩人所創建的詩意與歷史精神。針對西方英文讀者，此選材英譯主要的目的，著重於建構臺灣，涵蓋不同面向、多重目的，此英譯選集乃以「譯介臺灣」給英文讀者，冀求西方讀者能夠藉由一首首的詩篇，了解臺灣地理環境、政治歷史、人文風情、社經發展等等因由，在 20 世紀期間，臺灣文學的形成與變化，不僅獨特，更有別於其它中文世界作家所書寫的現代詩。

儘管藉由閱讀此書的〈導論〉即可了解此書建構的主要目的是傳介「臺灣疆域」，且西方評論家也明確指出，「此書是以強調政治地理為詩選主要作用，導致了書中作者們及作品之間的關聯性有所缺失」（Zaleski *et al* 2001：74-75）；如此結果，也讓西方讀者較難從單一或少數作者或作品了解臺灣詩篇內涵（Twitchell-waas 2002：136-137）。針對此書所欲建構的文學觀，評論家皆建議，英文讀者須詳細閱讀奚密所書寫長達五十四頁的英文導論，先了解主編群如何借用選材翻譯來呈現獨特的「地理政治」意識及過往原生與殖民歷史所造成多重文化的詩學，方較能賞析選集中的作品及內涵意識（奚密，2001：75）。故在西方文學界對此書的評論中，對於〈導論〉一文是必讀，它不僅說明此書的題名意涵，也突顯出此英譯選集所欲呈現的詩選中的文學觀。

另一個值得省思論述，此選材中的歷史雖強調日本對臺統治與殖民期間（1895-1945），在政治、經濟、生活上榨壓，以及語文宗教的同化，對臺灣人身心迫害與物質榨壓，但是選集中對那些在日治時期的臺灣作家作品，幾乎沒有入選。探究因由，書寫文字語非中文為主因，日據時期的作家多能流利地以日文創作書寫，卻幾乎無法使用現代中文創作詩文，導致少有日據時期作家之中文詩篇，收錄於英譯選集。更值得關注的是，絕大部份在臺居民則是在 1946 年國民黨政府在臺推行國語——華語及中文白話運動，才開始有了初步學習與使用，這對在當時處於日治社會被殖民者，卻被要求學習另一種自己從未使用的語言，是非常困難的事。即使在戰後，臺灣居民非常高興的歡迎和重回同宗同源的國民黨政府，但是他們的處境卻如同奚密所言：

> 在 1945 年戰後的臺灣回歸中國時，在文化上它和大陸有相當大的差異，尤其是在語言背景和實際使用上。諷刺的是，雖然在日據時代臺灣始終認同中國為祖國，但是闊別了五十年的母親竟是一位語言不通的陌生人（2001：46）。

故此「現代詩」選集中，不僅沒有收錄早於 1900 年前用中文書寫的作品，也未收錄以日文發表再中譯或英譯的詩篇。只收錄作家在經歷多年的現代白話文教育後，以現代中文創作的詩集，如此選材決擇，也說明了為何此詩選少有日據時期臺灣作家的作品收錄英譯，實為此書的缺憾。

那臺灣書評對此詩選集的文學觀及介紹著力點是否如英文評論家強調的「地理政治」的翻譯詩學呢？有趣的是，二者強調及論述並非一致，由《台灣文學外譯書目提要（1990-2016）》一書中，以中文對此英譯詩選的簡言如下：

> 包羅萬象的《現當代臺灣詩選》……，以廣泛的主題、形式和風格展現臺灣；從抒情沈思到政治諷刺，俳句到具體詩，超現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這本具深度的入門書描繪出臺灣獨特歷史文化脈絡中現代詩的發展輪廓（李林波等，2017：39）。

由上述對中文讀者的引介，此書視為「入門書」，強調的是內容的多樣與涵蘊不同樣態的書寫風格及構成樣式，雖然也論及歷史文化變遷，強調通盤了解整個臺灣發展脈絡的詩學，卻少論述臺灣的地理場域。會有如此不同，主因是英譯讀者是以外國讀者為目標，以「譯介」臺灣疆域為主要詩選目的，但對中文的讀者，臺灣現代或當代詩篇書寫形式、樣態與內容，才是中文讀者所感興趣或是原語文學系統中，所欲強調或傳遞的文學觀。

由此可見，即使是同樣的選材，但經由不同的語文，對處在不同場域的讀者群，所欲賦予的詩學目的與文學意識也不盡相同，造就的翻譯詩學與原語文學觀亦有所差異。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地理疆域的築構，不同於身處不同洲際的異族語文讀者，如何利用此詩集，讓其了解臺灣島域所在及過往將近一世紀等歷史政治、社會語文等發展與變遷為選材編譯的主要目的。反之，對原本身處此

島嶼的居民或已略知臺灣本島地理位置的中文讀者而言，論構疆域的選材意識則非讀者欲了解的要素；取而代之，如同編輯向陽強調，此詩選集以「1920 年以降臺灣詩壇的集體成就」為主旨，以過去 80 年來，臺灣詩人根據其想像與思索，以少許的文字，呈現出特有的臺灣「土地的故事和人民的悲歡」（2001：6），以創意建構具體的臺灣歷史的特殊性、地域的重要性與文化的多元性，藉由文字築建出臺灣形象與社會樣貌，才是此中文詩選所欲建構的詩學，進而促使此書成為 20 世紀臺灣新詩的經典作品選集，建構臺灣詩集典藏。

4.4 齊邦媛和王德威——《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

當論述臺灣文學中有關中國老兵與離散的故事，無論中文或英文書刊，此書幾乎是必列書目，它也是海峽兩岸三地「離散」文學類型的經典代表作品，不只在書刊文獻，也在兩岸三地文學電視專輯中，詳細論述、分析與介紹此書。此英譯編輯書 *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 Story of Chinese Diaspora* 首版發行於 2003 年，收錄於臺灣文學英譯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系列叢書。其對應原文選集則是在隔年 2004 年，以英文題目中譯《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在臺灣出版中文編選集。

此書是由齊邦媛和王德威二位編輯進行編譯，他們二人是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系列叢書的主要編委，也是主要執行者。此書是由十三位作家發表的十四篇描寫那些在 1949 年，隨蔣中正軍隊，自中國大陸流亡臺灣的老兵們的故事。合輯選收錄代表臺灣早期的反共、眷村、離散、返鄉等主題的短篇故事。值得注意的事，選集中的十四篇故事的原著發表期間自 1971 年至 2001 年之間。合輯中唯一一位入選二篇的作者桑品載，依自身經歷以文字實證地建構選集中「離散」的詩學意圖。特別是桑品載本身即是本書主角「老兵」中的一份子，〈岸與岸〉一文即詳細描寫敘說，其在當時年僅 11 歲時，孤家寡人被夾帶來臺歷程，以及抵臺後又因語言不通、無處所居的經歷與遭遇。其另一篇〈嚮往一場戰爭〉則是寫實地描繪出，其身歷其境地在一場僅數小時內從臺灣到彼岸的軍事宣傳活動中，一夜之間多位職業軍人喪命的情形。而在所有英文翻譯中，只有第八篇〈國葬〉是選錄自原作者白先勇的個人英譯選集《臺北人》（*Taipei People*）一書中，其餘的十三篇之各單篇英譯作品，曾都在不同

時間刊登於《中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中，相關資訊，匯整成下表（二）：

表二：《 最後的黃埔》一書原作相關及出版資訊

篇序	故事題名 Titles of Stories	原作者姓名	初版年	英譯文刊登刊物名稱及時間
1	一張張古銅色的容顏 Faces, Bronze Faces	孫瑋芒	1976	*The Chinese PEN*, Winter 1992
2	岸與岸 Shore to Shore	桑品載	2001	*The Chinese PEN*, Spring 2003
3	嚮往一場戰爭 I Wanted to Go to War	桑品載	2001	*The Chinese PEN*, Spring 2003
4	慈母灘碑石 The Stone Tablet at the Cove of the Loving Mother	王幼華	1993	*The Chinese PEN*, Spring 1996
5	老楊和他的女 Old Man Yang and His Woman	履彊	1986	*The Chinese PEN*, Spring 1993
6	一千二百三十點 1, 230 Spots	曉風	1996	*The Chinese PEN*, Autumn 1996
7	踟躇之谷 Valley of Hesitation	李瑜	1995	*The Chinese PEN*, Autumn 1996
8	國葬 State Funeral	白先勇	1971	《臺北人》*Taipei People,* 2000
9	異鄉人 Tale of Two Strangers	遠人	1992	*The Chinese PEN*, Spring 1993
10	最後的黃埔 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	戴文采	1992	*The Chinese PEN*, Autumn 1993
11	香港親戚 My Relatives in Hong Kong	蕭颯	1986	*The Chinese PEN*, Spring 1989
12	春望 Spring Hope	李黎	1986	*The Chinese PEN*, Spring 1989
13	消失的球 The Vanishing Ball	張啟疆	1992	*The Chinese PEN*, Spring 1993
14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In Remembrance of My Buddies from the Military Compound	朱天心	1991	*The Chinese PEN*, Winter 1992

不可置否，臺灣文壇中，以「離散」為文學主題書寫的不同族群及旅居他鄉的日子的作品為數不少，包括馬華文學及旅居海外的移民文學，但此選集作品中，僅以源生於中國大陸、在臺灣生活的「老兵」為主要對象，所書寫的故事為文集選材，增建離散文學中特有的「臺灣老兵」專題文學。選譯的十四篇作品，除了針對臺灣社會獨特的「眷村」現象中的「眷村文學」，也建構出因政治因素無法返鄉，迫使在臺定居的榮民與軍眷的生活，或是當他們在臺居住了 30、40 年之後，終於可以「返鄉探親」時，面對親人不在或人事已非的悲歡

離合的情緒與「回鄉」抉擇等，爬梳移居異地的「離散者」所產生悲哀與情感交織的文采。

在多篇入選的故事中，除了桑品載親自述說他自己如何搭上運兵船來臺及抵臺時所處困境，詳細道訴軍中其他老兵的故事外，更有多位「本省藉」的年輕作家藉由自身觀察，以他者的角度，敘述（退伍）老兵的生活週遭、滄桑意識、悲歡離合、鄉愁與回歸等內心深處之思緒。此外，多位原作者本身即是外省人二代，他們為其父執輩以文字訴說出上一代的悲歡離合與他們這一代對理想的追尋。

此書選譯特有的「離散」主角及編輯出版英文、中文二種對應書冊，也是二位主編的用心。書中的「老兵」，即是早期所稱的「外省人」，指的是在 1945 年隨國民黨自大陸撤退來臺者，即是當年將近六十萬的陸海空軍隊中的軍人及少數軍眷（王德威，2004：9）。只是在半世紀後，當時來臺時的青壯年，已成為 60、70 歲以上仍有濃濃鄉音的老人，至今又有多少人仍記得當時以身驅保衛臺灣的軍人，以及上山下海、開墾建設臺灣的無家無眷的老兵呢？即使這些所謂的外省人或「老芋仔」，為初期臺灣建設及保衛臺海安全付出，隨之在臺灣定居孤獨一人或娶妻生子的老榮民，就族群人數而言，他們也占臺灣總人口數的 15%（Dupré 2013：433）。但事實上，如齊邦媛（2004：5）所察覺的「專寫無眷無村的老兵故事，至今不多」，儘管他們大部份的故事是憂傷的、哀榮的、或終歸徒然的結果與悵惘感，但他們的故事、經歷、思緒是值得被流傳，他們的生活、心境與意識，不僅值得藉由英文翻譯，讓獨特的臺灣老兵故事的離散文學，譯介給西方讀者，更值得為他們中文專書立冊，傳承臺灣後代。

不同於其他國族的「離散」，以國族分裂或滅亡所產生「流亡他國」的無根意識或國境破碎，在現代的中文世界文學中，如同王德威（2004：10）所直言「二十世紀的中國不缺離散的故事」，但是針對外省「老兵」的故事卻少有專書論述。因此，不僅英譯建構臺灣「老兵」為主題的離散文學受到西方重視，反之，中文版選集在隔年依照英譯編排發行，增建臺灣原語社會中以「老兵」為主題的專選集。隨著原語社會此書的讀者群增加，不僅適時地提升臺灣社會對老兵的存在，也了解他們對臺灣土地與社會的貢獻，進而產生群體意象與相關悲憫之心，特別是那些孤單且孑然一身老榮民。透過文字鋪陳的清晰畫

面，細訴著榮民老兵獨特的故事，建構臺灣的「離散文學」中，不該被遺忘的記憶敘事與書寫。

如上所述，此選集是由多位作者依其所見、所知或親身經歷的不同故事與場景所建構的短篇故事。只是故事中的主角都是以軍人為主軸，描寫著他們守護臺灣的故事，或是以榮眷身份述說在臺灣的老兵與其家人或與下一代的故事。這些原生於中國大陸卻因政治變遷來臺的軍人，無論他們是自願或被迫，當年的青壯年在臺灣歷經數十年的歲月，成為老兵的他們，早期除了無奈及無限思念的家人，許多人選擇在臺灣終其一生。如齊邦媛所言：「隨著撤退部隊上了運兵船來到臺灣的倖存者從此和家人，和自己前半生的一切關聯，被一六〇哩的臺灣海峽切斷，音訊全絕四十年！」（2004：4）。換言之，命運造化與作弄迫使他們不得不在臺灣度過其精華歲月及後半輩子，更無法回鄉看望日夜所思的家人。

此選集對英文讀者所產生的文學觀可能沒有比原語社會讀者對書中主角「外省老兵」所帶的省思及影響大，主因是前者對故事中的「老兵」的想像可能如其他國家社會的退伍軍人或曾參與二次世界大戰的老兵戰後的獨居生活，他們在閱讀後引起的共鳴與關注，與臺灣居民的中文讀者的觀感及反思著實有差距，主因是許多故事中的主人翁「老兵」仍生存在現實生活的臺灣社會及人民週遭。讀者親眼看到這些年邁、凋零與獨居老兵的孤獨的身影，也了解他們為臺灣社會安定所帶來貢獻與犧牲，進而促使社會當局的關注與協助，為臺灣社會（文學）帶來深沉的反思與對弱勢族群提供必要的協助。這樣的文選集，更為原語社會文學，另建「離散文學」中「老兵文學」的經典代表作品，保留與記憶他們對臺灣土地的貢獻。

5. 討論與結論

本文藉由不同文類及不同時期出版英譯書冊為例，探討編譯選集的翻譯詩學與臺灣社會文學觀的建構議題。這些英譯選集都是以譯介臺灣為目的所建構的翻譯詩學與特有的主題意識。有趣的是，中文選集的出版則是完全依英譯選材內容與編排發行，增構臺灣原語社會文學詩學系統與文學觀。易言之，這些以英文讀者為對象、傳介臺灣為目標、旨意呈現臺灣史觀中特定時間、文類、人物或意識，藉由編譯臺灣多位作者之作品所編纂出單選集，也遞嬗與闡釋出

獨特的翻譯詩學於原語社會。然而，有別於英譯選集出版目的與讀者對象，這些專有主題、特定時期與文學史觀的中文選集的發行，非以介紹臺灣為訴求意涵，而是冀求增構、補足或強化某一主題、文類或時期的「代表」作品，或為某系列的文學系統，建構其完整性及持久性，另創臺灣「文學經典」的代表選集。

然而，異於西方理論學家（如前述的伊文—佐哈爾或勒菲弗爾）在論述翻譯詩學中，專業人士（包括譯者、編輯、編纂、評論家等）對翻譯的制約所討論或分析的重點著重於對原文或譯文的「本文」操控。本研究發現，在不對任何文本的修改操縱下，編譯者也可以藉由「選材編譯」顯露出專業人士所欲展現的文學內涵與詩學意識形態。更讓驚訝的是，選材編譯所產生成品，成就的不僅是目的語的翻譯詩學，更有可能反之對原語社會與文學系統造成影響。

如同皮姆（Pym 1998）所強調，翻譯（史）的研究對象不應只著重於翻譯文本、脈絡、或語文的轉換等特質，更須針對實際處理跨語際文本的「人」——包括譯者、編輯、評論者、贊助者等專業人士；那是因為某些專業人士如「譯者」或「編輯」不僅具有原語與譯語文化的交互性，更能對時代社會、歷史場域、翻譯因由與語文文化等處理過程，以「人」的獨特視角對深遠國學、歷史價值，從史學的「時間」角度，藉由特有的「方法」或「主體」，客觀的態度解析或翻譯建構產生之「因由」的爬梳與分析。

就臺灣文學英譯出版的時間點而論，早在 1960 年代前，在英文的世界中，「臺灣」這個地理環境所產生的文學是很少論述的，就算有被編譯採納編入「文選集」中，譯書所建構的翻譯詩學，也是放在現代中國（文）文學的大範疇內，例如夏志清（Hsia 1961）編輯的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和在美國新聞處財經資助下，殷張蘭熙、吳魯芹、華苓等人，於 1960 年代初期編譯的《新聲》（*New Voice*）系列的英譯作品，皆以「自由中國」（代替）臺灣的政治地域為題名，突顯或強調臺灣的政治自由，以別於共產主義下的中國大陸。直到 1966 年，中國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不再生產，而在西方世界漢學界（特別是在美國）開始將臺灣文學作品納編中文文學系統中，直到 20 世紀中期，幾乎都以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為名，編輯英譯書籍，建構早期臺灣文學英譯詩學。

由於臺灣的地緣政治因素的獨特性，上述文選集的編選者，針對特定時期間內，書寫臺灣特有人文風情、政經史地、族群意識的作品匯整，以多位本地作家的文選作品英譯，代表臺灣。此外，由於英譯作品是以彰顯整個臺灣（文學）為主題意識，故編輯會再依其文選集文類、史學意識主題內容，選譯特定多位同主題但不同風格的原作者之作品，呈現編輯所欲藉由文選集的出版，達到其譯介臺灣的主題意識、文學（史）觀之翻譯詩學。例如，上述劉紹銘在編輯的首本文選集不僅強調臺灣本土作家的作品不同於中國大陸文創外，更在其編輯的第二本英譯文選中，將臺灣文學書寫史溯源至日據時期的作家與作品，以文學書寫的「時間」、「政治」、「場域」背景，將臺灣自中國區隔出來，更為臺灣文學史推向不同歷史時期、異族政治統治與經濟制壓的臺灣人民生活寫照。如此的外宣意識、藉由文學翻譯彰顯臺灣，也影響臺灣本土政治民主意識主流思潮的詩學，臺灣解嚴之前，於 1984 年贊助出版二本文英譯選集的中文編輯叢書，以同樣的主題意識，增建臺灣原語社會的文學觀。

不同於劉紹銘強調本土史學意識的文選集，同樣是英譯文選集，殷張蘭熙於 1983 年出版編輯的文選集，則是純粹以傳譯自由中國臺灣的政經發展、社會人文的主題意識，譯介當時在臺灣社會發表作品及新生作家，以「社會文學」及小品文學為主，少有政治意涵。故英文、中文對應印行的詩集選《夏照》及英文、中文先後發行的短篇小說選集《寒梅》，除了旨在讓西方讀者（和有意比對閱讀雙語的讀者）了解不同時期的臺灣作品及有關臺灣社會人文外，更希望藉由原文與譯文同時呈現或比對的方式，深入了解臺灣。之後，中文編選集《寒梅》的出版，旨在將原先首次發表於書報雜誌文學「副刊」的英譯作品，由於多數單一原作家尚未有中文專書出版，故藉由《寒梅》選集的發行，不僅匯整 1960 至 1970 年不同年齡層及書寫臺灣不同主題的故事，建構及補強書寫臺灣社會文學中，短篇小說文選集專書的文學系列。

另一方面，與劉紹銘同樣長居海外、從事文學教育及相同的臺灣文學意識，《二十世紀臺灣詩選》的二位編輯奚密與馬悅然，以「新詩」為文選體裁，擴增原作者人數及橫跨一甲子的歲月，選材編譯以突顯臺灣地域、自由政經、社會意識與語文教育為「新詩」翻譯文學觀。然而，由於此書是納編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英譯系列叢書，該系列英譯書籍是以「中書英譯」叢書中，以臺灣為場域之作家所出版的文學作品。雖然該系列叢書中

亦有英譯日據時期作家作品（如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但僅以 1949 年以後，以中華民國臺灣立命、政治獨立於世界舞臺國際疆域，所發表出版的原文作品（含日文與中文）為英譯文學的主題性。如此受限於贊助出版者的政經場域、國族意識的翻譯詩學，不僅限制了系列叢書中單一作家作品，也影響了選材編譯的抉擇。故依照英譯選材編排，中文詩選集的編輯發行，同樣強調「新詩」體裁，即使是以「臺灣」場域為名，但內容鮮少論及政治意識與議題，如此的文學觀，也通過中國大陸的審查制度，以簡體中文發行。但是不同以傳介臺灣給英譯讀者為翻譯詩學，中文詩選專書對亞洲中文讀者及評論家而言，此書可視為臺灣新詩合輯經典作品之一，單一作為讀本教材或作品賞析，少有讀者以中文、英文比對方式閱覽。最重要的是此中文選集的發行，也為臺灣當代詩人作家與作品建構了一個歷時性詩選集的文學觀，代表了原語社會臺灣文壇中 20 世紀現代詩選的經典代表之一。

同樣出版於 21 世紀初期且同屬於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英譯系列叢書，由該系列二位主要編委齊邦媛及王德威所編譯的《最後的黃埔》，將臺灣特有的離散文學人物現象與因政治因素移居臺灣的「外省老兵」為故事主角。以展現「臺灣社會人民」為主體現象，呈現出受迫於國共內戰，導致與家人分離二地超過數十年的老榮民的故事，補述與強化華人世界「後遺民」書寫的移民文學（王德威，2007），也建構臺灣文學英譯中離散文學的翻譯詩學。然而，也因選材翻譯故事人物主角及主題的獨特性，對應中文合輯的出版，不僅引起原語臺灣社會居民讀者的重視，也受到其他居住在亞洲各國的華裔或文學家的重視及反思。特別是對那些在 1949 年前，因政治立場或因軍職（眷）身份，遷徙臺灣、香港、馬來西亞或新加坡，但源生於中國大陸的居民、榮民（眷屬）與老兵。因內戰導致妻離子散或與父母分隔海峽兩岸的老榮民的孤獨與無奈。選集由多個故事串連而成的主題意識不僅引起讀者共鳴，也促使臺灣社會居民不論老少，對老榮民多了一些社會關懷，影響極深。即使至今，有關政治選舉、族群意識及社會人文關懷相關議題，或是論述提及對臺灣土地貢獻的族群時，此書的主角「老兵」都是代表臺灣社會中歷經滄傷、悲情人物之一。此書在臺灣原語文學詩學也是離散文學的經典代表著作，藉由故事選材的呈現，選集編輯有目的強化臺灣本地政治當權者、居民讀者，能對於那些源生中國大陸，但為臺灣奉獻其一生的老兵，多一些尊重與感恩。對 20 世紀

末與 21 世紀初，臺灣因政治選舉引起的族群對立或分歧，消弭族群的對立意識，除了老兵，更對少數族裔多了些關愛與社會和睦。

上述文本皆以譯介臺灣為首要目的的英譯選集出版後，翻譯詩學與文選意識也受到了原語社會「專業人士」的重視，除了「人」的因素，中文選集的出版也反映出當時臺灣社會意識、族群意識、文學觀念與人文思潮。值得關注的是，上述多書的英譯編輯群中，多位也在臺灣原語文學界中占有一席之地或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他們不僅以英譯編輯身分，傳介臺灣文學外譯，他們更具有原作者、批評家、編輯者、選材者、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因此，他們編輯的英譯選材，不僅可以代表西方英文讀者的編輯角色進行選材，更可依個人的專業身分對原語文學或社會產生影響力，藉由中文選集出版，增建或築構臺灣文學整體詩學，進而以選材內容，促使原言讀者多些省思或對讀者居民與社會產生影響。

至於翻譯文學會產生那些可能性，以臺灣文學英譯中的選集翻譯為例，依伊文—佐哈爾（1990）所述與定義，可視為是「幼嫩」文學，是指一個翻譯詩學的多元系統尚未完全成熟。當一國的翻譯文學屬於「幼嫩」文學系統時，翻譯選材或語言最好是採用較容易讓譯入語讀者通曉的語文形式，或應用多種文學類型或主題以滿足不同讀者群。同時也可以汲取其它文學經驗，建構自己的文學觀及翻譯詩學。然而，翻譯文學所屬於的文學系統，亦如翻譯學者（Lefevere 1992；Hermans 1999）所論釋，並非僅僅存在或呈現原語或譯語的單一文學系統，它是種很特殊的文學系統，可以處於單一國家，也可以同時影響原語及譯語社會，如此的理論也可由本研究得到證實。如此的研究結果亦可說明，為何目前大多數的臺灣文學英譯是以選集方式呈現，主要目的是譯介臺灣為翻譯文學為宗旨。值得注意的是，當英譯選材再經由編輯在原語社會印行，這些外譯選集再一次地影響或增添了原語社會的文學觀及詩學意識。雖不同於英譯選集是以傳介為目標，但中文選集的出版也會經由原文讀者群的閱讀或專業人士評論與引介，引發原語社會對特有族群、語文、意識、思維的重視與省思，進而影響國人在特定議題上有所關注。

此外，不同於勒菲弗爾（1992）在其專書中以多篇文獻針對專業人士如何對原文的編輯、撰改或編纂，他們操控的過程是對「文本」直接編譯與修改，再經翻譯產生最後成果，影響翻譯詩學。臺灣文學翻譯文選集的生成則是未對

任何文本進行修改的情況下，專業人士僅藉由選材編選原文的翻譯活動中，而創造出不同的翻譯詩學，更對其原語社會（文學）形象造成影響。相關翻譯選的研究闡述，勒菲弗爾並沒有太多的著墨，其他西方學者論述與相關文獻也不多見，但此課題卻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如同本研究發現的結果。特別是臺灣文學外譯是以目的語讀者為主，以建立怎樣的臺灣印象或塑造出什麼原語社會樣貌為主要目的，但藉由英文編輯所建構的文選集及系列叢刊，再編輯原文出版後，似乎也影響了原語文學系統，這是本文欲強調之處，以補強翻譯論述。

此外，經由以往的文獻（邱雅瑜，2010；張淑彩，2015）得知，不同的學者專家對臺灣的國族歷史、文學類型與主題發展的見解有所差異；因此，透過翻譯文本的擇選，編輯群不僅藉由文選作品顯露其國族意識，更藉由一本本的單書「文選集」或系列叢書的發行，直接或間接地揭露出編譯專業人士們所欲建構及呈現的的翻譯詩學及文學史觀。有趣的是，經由本研究發現，當編輯利用重組的英譯「選材」呈現其個人對原語社會中的文學類型或意識觀念，也可能受到原語社會系統接受，繼而以原文選材，合輯多位不同作家之作品，增建或重構另一文學題材或系統於原語社會。

而且，這些文選集確實會對（當時）原語社會與詩學產生意義或造成影響，例如上述的《二十世紀詩選》與《最後的黃埔》二部選集，不僅被認可且接近當時視為經典的文學觀，亦漸漸建立、產生或承載特有文類或文學系統中的「經典」地位。不置可否，經典作品編纂會發生在一特定時間，且其一旦對某地或某時的文學系統產生詩學時，就會維持一段時間，更有可能在某個特定的文學系統環境中與後期發展的文學系統或文學觀脫離，以維持其文學系統的獨特性。如前所述，出版於 1970、1980 年代初期由劉紹銘與殷張蘭熙編譯的文選集在當時受到重視，但其影響也僅在 1980 年代，這些選集確實讓當時譯語社會英文讀者對臺灣的文學內容與觀感，有所助益。同樣地，它們更對原語社會之詩學，特別是臺灣文學的「內涵意識」與「文物風情」寫實內容與書寫方式，所凸顯出文學中獨特的本土詩學，有別於當時臺灣政治社會所強調的「反共文學」及「懷鄉文學」。

事實上，原語文學與譯語文學的詩學，是由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所負責建立並保持，他們也是文學經典得以建構或產生的主要人物，每一個學派都極力地建構他們自己的學派成為「唯一」且「真正」的經典代表，以持續傳遞他

們的文學觀、文學意識給他者、下一世代，或是經由翻譯，傳遞給不同語文的讀者。只不過，不同的編輯（群）也會藉由選材翻譯的抉擇，另組創出不同的翻譯詩學，這非僅僅是選材翻譯的問題與目的，更是編輯群呈現其個人國家、社會、文化與文學觀的重要表徵。值得關注的是，這些以譯介臺灣社會、地理政治、歷史人文、語言風情等的英譯文學選集，不僅以外國語文建構臺灣文學，更因英文選材編譯所造就特有的主題意識及詩學思維，繼之也受到臺灣當地社會的重視或引起省思，進而將英譯之原著編輯成冊發行，以翻譯詩學增建臺灣本地特有的文學觀與社會意識。

參考文獻

王梅香。〈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9（2014 年 10 月）： 223-254 。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國小說》。臺北：麥田，1993。

_____。〈序二／老去空餘渡海心〉，《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臺北：麥田，2004，頁 9-13。

_____。《後遺民寫作小說》。臺北：麥田，2007。

孔慧怡。〈以翻譯選集建構文學傳統〉，《翻譯・文學・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白立平。〈翻譯的選材問題：以《結婚集》譯本為例〉。《廣譯》9.7（2012）：143-65。

戎容（譯）。安必諾（Angel Pino） 著。〈臺灣文學在德、美、法三國：歷史及現狀一瞥〉。《中外文學》34.10（2006 年 3 月）：155-165。

向陽。〈編者序〉，奚密、馬悅然、向陽（編），《二十世紀臺灣詩選》。臺北：麥田，2001，頁 6-7。

李林波、邱子修、呂美親、金尚浩、金良守、吳介禎、胡令珠、翁慧蘭、高珮瑜、梁景峰、梁楠、梁甄育、梁瓊芳、項人慧、袁聖琳、謝世宗、裴海燕、鄭恩英、關首奇、羅培菁（編）。《台灣文學外譯書目提要 1990-2016》（*Bibliographical Synopses of Translated Taiwan Literature, 1990-2016*）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7。

邱雅瑜。〈從勒菲弗爾的翻譯理論看台灣文學之英譯〉。臺北：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杜國清。《臺灣文學與世華文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

查明建。〈意識形態、翻譯選擇規範與翻譯文學形式庫——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透視中國五十—七十年代的外國文學翻譯〉。《中外文學》30.3，頁 63-92，2001。

奚密。〈〈導論〉臺灣新疆域〉，奚密、馬悅然、向陽（編）。《二十世紀臺灣詩選》。臺北：麥田，2001，頁 26-85。

馬悅然。〈中文版序〉，馬悅然、奚密、向陽（編），《二十世紀臺灣詩選》。臺

北：麥田，2001，頁 2-3。

馬悅然、奚密、向陽（編）。《二十世紀臺灣詩選》。臺北：麥田，2001。

殷張蘭熙。〈序言〉，殷張蘭熙（編），《寒梅》。臺北：爾雅，1983。

徐菊清。《翻譯中的贊助、詩學與意識：臺灣文學英譯研究》。臺北：文鶴，2018。

陳黎。個人訪談。第三屆臺灣文學外譯國際學術研討會暨臺灣文學譯者論壇，國立政治大學會議廳，2020.11.15。

陳榮彬。〈英譯台灣小說選集的編選史研究－從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英語文暨口筆譯學集刊》（*SPECTRUM: Studie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Translation*），14.1（2016 年 1 月）：75-88。

葛浩文、林麗君。《從美國軍官到華文翻譯家：葛浩文的半世紀臺灣情》。臺北：九歌，2015。

游勝冠。《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臺北：群學，2009。

張汨。〈翻譯史研究中的問題與進展：安東尼・皮姆教授訪談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報》，271（2019 年第 5 期）：81-90。

張淑彩。〈當代臺灣文學英譯研究：一個文化政治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

齊邦媛。〈序一／「老芋仔，我為你寫下」〉，《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臺北：麥田，2004，頁 3-8。

_____。《巨河流》。臺北：遠見，2009。

齊邦媛、王德威（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臺北：麥田，2004。

劉紹銘（編）。《台灣本地作家短篇小說選 》。香港：小草，1972。

_____（編）。《本地作家小說選集》。臺北：大地，1976。

_____（編）。《台灣本地作家短篇小說選》。臺北：大地，2003。

_____（編）。《千金之邦》。臺北：時報文化，1984。

_____（編）。《英武故里》。臺北：時報文化，1984。

_____。個人訪談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劉紹銘教授研究室，2015.07.10。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2.5（1977 年 5 月）：68-75。

蔣湘蓮。〈翻譯出版工作中編輯的角色與翻譯編輯觀〉。《編輯之友》12（2014）：87-90。

關首奇。〈台灣文學在法國的現狀〉。《文史台灣學報》3（2011 年 12 月）： 131-163。

Bai, Li Ping. “Professionals and translation in a ‘literary translation system’”. *Babel,* 62, 4, pp. 552-572, 2016.

Chi, Pang-yuan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 Storie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Duke, Michael S. “Reviewed Works: *Winter Plum.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by Nancy Ing.; *The Unbroken Chain*: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 by Joseph S. M.”, Pacific *Affairs*, 57, 3, pp. 501-502. (Autumn), 1984.

Dupré, Jean-François. “In Search of Linguistic Identities in Taiwan: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4, 5, pp. 431-444, (19, April), 2013.

Erisson, K. Andres. “An Introduction to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tise and Expert Performance: It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nd Content”,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tise and Expert Performance*. Andres Ericsson, Neil Charness, Paul J. Feltovich and Robert R. Hoffman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9, 2006.

Even-Zohar, Itamar.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 Today*, 11, 1, pp. 1-94, 1990.

Faurot, Jeannette. “Reviewed work(s): *Winter Plum: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Summer Glory: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1, pp.172-173, 1984.

Gentzler, Edwin. “Poetics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ona Baker (Ed.). London: Routledge, pp.167-170, 1998/2001.

Hermans, Theo.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d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9.

Hsia, Chih-tsing.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1971/1999.

Hung, Eva. “Translation Editing”,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hinese-English*

English-Chinese, Chan Sin-wai and David E. Pollard (Ed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183-189, 2001.

Ing, Chang Nancy. "Preface", *Winter Plum: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s*, Chang Nancy Ing (Ed.). Taipei: Chinese Center International P.E.N, 1982.

____. (Ed.). *Summer Glory: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Taipei: Chinese Center International P.E.N, 1982.

____. (Ed.). *Winter Plum: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s*. Taipei: Chinese Center International P.E.N, 1982.

Jaaskelainen, Ritta. "Are All Professionals Experts—Definitions of Expertise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Research Evidence in Process Studies".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Gregory M. Shreve and Erik Angelone (Ed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213-227, 2000.

Lau, Joseph Shiu-ming. (Ed.). *Unbroken Chai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Lau, Joseph Shiu-ming and Timothy A. Ross. (Eds.). *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

____.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London: Routledge, 1992a.

Lindley, Denver. "The Editors' Problem", *The Craft and Context of Translation*, William Arrowsmith and Roger Shattuck (Ed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p. 157-62, 1961.

Ma, Sen. "Reviewed Work: *Winter Plum: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by Nancy Ing",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7, 3, pp. 584-585, 1984.

Marney, John. "Reviewed Work: *Winter Plum: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58, 1, p.164, winter 1984.

Ng, Mau-sang. "Book Review: *Winter Plum: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Edited by Nancy Ing/*Summer Glory: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Nancy 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7, p. 407, 1986.01.01.

Pym, Anthony.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8.

Quinney, Anne. "Translation as Transference: A Psychoanalytic solution to a Translation Problem". *The Translator, 10,* 1, pp. 109-128, 2004.

Reiss, Katharina. *Translation Criticism*.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0.

Scharf, Michael. "Book Review: *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Publishers Weekly,* 248, 17, pp. 74-75, 2001.

Siren, Seije and Kai Hakkaraine. "Expertise in Translation", *Across Language and Cultures*, 3, 1, pp. 71-82, 2002.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Twitchell-waas, Jeffrey. "Review of 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6, 2, pp. 136-137, Spring, 2002. DOI: 10.2307/40157310.

Wang, Der-wei David. "Translating Taiwan: A Study of Four Anthologies of Taiwan Fictio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Eugene Eoyang and Lin Yao-fu. (Ed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262-272, 1995.

Yeh, Michelle and N. Göran D. Malmqvist. (Eds.). *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Zaleski, Jeff, Charlotte Abbott, Sarah F. Gold, and Michael Scharf. "Review of *Frontier Taiwan: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Publishers Weekly*, 248, 17, pp.74-75, April, 2001.